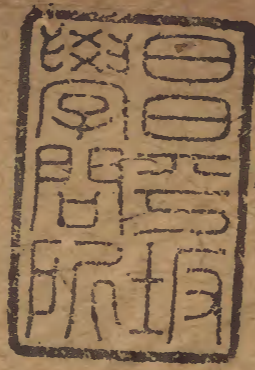


近思錄集解標題

九之十一



漢書門			
九	三	九	七
六	一	一	七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九	三	九
六	一	七
函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7
冊數	6	(5)
函號	298	165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難立而治具不容缺
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
也

禮樂

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

和萬物咸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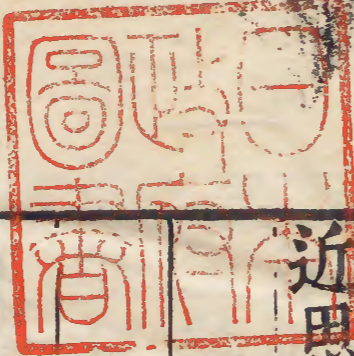
濂溪朱子曰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

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氣以平天下之情

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流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禮之發

和者淡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

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

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

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

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

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

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

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

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

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

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朱子曰復

可以變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明

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

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

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

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古禮既廢人倫不明

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敘人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

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
以為據依故能有力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

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

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伊川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情性也五

聲成文八音相比洪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于戚

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

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

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

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

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

亦是聖人徑
是過

物所移耳

學校人本

明道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宜先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于下

長者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

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

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

任在下者反得於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

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

治天下以正
風俗得賢才
為本

略文法而專責任

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安定湖學

胡安定置治道齋劉彝興水利有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明道遺書治民

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瀆之類筭數如萬曆九章之類安

定之門人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

學業曉達治道者

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

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

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

禮義相先之地

立檢察士行之法

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待賓吏師齊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行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溱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徃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

偷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

欲量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悌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跡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

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
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
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
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
激厲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
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
於聖人之道擇善致知格物也修身者誠意正
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
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

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
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
善修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
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
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
之學教成傳為學官
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
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
倣周禮卿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
法皆以性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

倣周禮賓興
論士之制

有明道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
則為政之法愛
民則為政之本

論語 師傳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山澤
分數

明道論十事

明道先生論十事 一曰師傳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 二曰六官 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 三曰 經界 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

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 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

日蹙轉 四曰鄉黨 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鄙遂以相

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 五曰貢士 庠序所以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亾而禮義

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 六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士

人材多廢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

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 八曰四民 古者

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 寡漸為之業 以救之耳

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今京師浮民數於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

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歷代彰灼著
明之效

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
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
久之勢
十曰分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
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
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
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廉其欲此爭亂
之道也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
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
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
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
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
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

恐非大有為
之論

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
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廢今之宜徇
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
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
且卑陋此又是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
極弊哉

井田 封建 經界

慨然有意三
代之治
論治以經界
為急

先王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
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蓋經
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
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

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
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
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
者議古之法其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欲立斂法
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
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
就

呂與叔撰
橫渠行狀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

田卒歸於
建

道止是均平

橫渠語錄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

乃定

橫渠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刑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肉刑有五刺頰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則足曰荆辟淫

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荆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介甫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伊川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

律是八分書

刑律

字 四百二十

周世宗命賈儀註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益許之之詞

兵備 戍役 統軍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

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

素求豫備而不敢忽忘橫渠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非若後世譎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

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

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

惟志士仁人能識其遠大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

韓信只是分數明管轄人亦須有法

亞夫堅卧不起

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

今之防秋也伊川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

每留戍以防之故秋冬易為侵暴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

日閉關伊川復卦象傳說見一卷陰陽類韓信多多益辦只是

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

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

亦能有幾人伊川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

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

近世金鑑卷九 台法 劉四百十八

亞夫亦未盡

是未盡善

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

中不起有頃遂定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特專則失為下

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

特專則失為下

之道如衛青不敢專誅而共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

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 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元文係十

卷臨政處事類

祭祀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

脩六禮大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其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

堂○自庶人以下皆本注 廟必有主 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

影祭或一髡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一別人入不便 月朔必薦新 薦後方食時

祭用仲月 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 冬至祭始祖 冬至

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 立春祭先祖 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

立春生人物之始也先祖始而高祖而 祭禰 季秋成物 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處之

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人家存得此等事數件

王者萃天下之道

聖人制禮以成德

幼者可使漸知禮義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祭使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

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

獺能祭其性然也

伊川易傳

宗子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伊川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

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稱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一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持之以久宗子

管攝天下人心立宗子法

行宗子法

美田四十

重本則朝
之勢自尊

高祖以帛
與沛父老

相如移書責
父老
只有一箇尊
卑上下之分

直幹旁枝
正源分派

法據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

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

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

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伊川立廟院則人知

祖業則人重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

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

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

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

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

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便

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

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

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

定所以上下順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

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

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榦正

宗也旁枝分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

土而命之胙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于已建宗廟為祭主

喪葬

正叔云其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

家化之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建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

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若况於歿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豈卜其宅兆宅墓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兆瑩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

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

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

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

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

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伊川本注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渠溝道路

避村落遠井窰

父子異宮法

會族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

則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

古人曲盡人情

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

衣服難為得一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

或作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

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

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

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然親疎

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

愈貴則愈嚴一命為士則父子亦異故異宮猶

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橫渠樂說凡人家法須月

韋家宗法可取

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互見前論治

師傅

伊川上疏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

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誘也傳傳之德義

傳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

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

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後世徒存傳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日經筵

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

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

非節嗜好之過

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

外適起居

之宜内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

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

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

皆使經筵官知之

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私之

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宦官宮妾之頃猶若師保之臨乎前也

有剪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文集史記成王

此責皆在經筵

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印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注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女子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性德

縣令

明道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

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

事長上

教民孝悌為政先務

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

五家為伍五伍為保伍謂

相參比也保謂相保任也

凡孤瑩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

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孀而無

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殘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

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

耻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

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行狀去浮華而務質抑未作而尚本皆敦

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

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

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

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

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

便於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民者衆人為之未免拘礙惟先生當時之法而有

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懷盡誠為之不

夫之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

為哉

坐處皆書視民如傷

顯常愧此四字

字嘗曰顯常愧此四字

元本係卷臨政

為之未嘗大氣然其志亦不甚熾而之野則
即豈為昌已久君之志多變人前隨其而動者
因問其來苦父言所以謂此子來之意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簿令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

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爲此以悅人
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守令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民制之產謂井田貢助之法

監司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

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臺省轉運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會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

須看聖人欲正名處

興是自然住不得名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乖戾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獻納誠意感君愛民慮盜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

古人所以齋戒告君

尋常未嘗不誠如孔子沐浴而朝哀公是也願欲以愛民為先

乎武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問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朝伊川答人示奏藁書失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巧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饑將亂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成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以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財以救民之憂懼之心作反將吝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丘民則得

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
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
而已四井為甸四甸為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
以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
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聚財為
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
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
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諫君 正君心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
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互
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

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
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
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
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
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
各有所通通攻其
蔽則未免扞裕因其明
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
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
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
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
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計

孟子所謂成德達材

發人之陰惡也。許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辯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自牖，惟溫厚明辯者能之。非惟告於君者

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

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伊川易傳成德者，因

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

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

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

知杜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

內竭

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蓋

其在我者也。惟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

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

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

委曲之途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伊川易上言遇主于

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

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

于巷之道也。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

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

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

孟子三見齊
士而不事

昔惟務容說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險佞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常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戒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小人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

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明道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

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蓋反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職守 任事

職事不可以巧免

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欲當

大任須是篤實

明道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學者

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伊川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非分外之

事也伊川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世事盡是人

當大任須是篤實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

息訟 議獄

始 君子作事

伊川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朋契券之類是也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其終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

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使臣 給事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伊川採察民隱求訪賢才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泛論人才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

先生終不言

可與矣此制
義之方也

薦才

臨民

御史

韓持國服義
最不可得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

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

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

求已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
上之求求知者失已
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

使之求知者失已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

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有甚急切公
事
大資却不求
人

使民各輸其
情

正已以格物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劉安禮問

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
上

其所之患然非乎
聰達者能之乎平易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居上
既正

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
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事人

使人

橫渠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

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前

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
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

後知使人之道已未嘗事人
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私愛 公私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伊川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伊川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公則萬物一體私則

人心不同如面

此乃是私心

學者以正心為本

之則計較安掛卸是私意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選舉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該磨勘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道矣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至而不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伊川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

便不是王者

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族族類也夫任天下
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
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
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已而行烏能有濟
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
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呿戾圮類益甚公議
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伊川公議革而得失莫聞人父子君臣天下之
心離而事業莫與共之者矣父子君臣天下之
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
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
不是王者事
明道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
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

湯武無愧君
臣之義

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
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
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授禪無虧父
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
也

氣量限量識量德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
而無含容之氣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大
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

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
隨人天資學

量隨識長

惟識量不可
強

江河之量亦有涯
惟天地之量無滿
聖人天地之量

鄧艾下蜀有功

力所至而不可強也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鍾
鼎之量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金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釜為鍾有江
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
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
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

謝安折屐齒
醉後恭謹便是動

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動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萬鍾而不加益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加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待之復如初
天祺德量如
此

量不足也伊天棋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
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士貸罪已正待
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明道德量如此
此不為喜怒

君子小人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
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
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
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

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
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

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

弗克也伊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

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
宜遯之時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

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
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

亦不如是也伊川御下之道苟所當去

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

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

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

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

為同德相與不至睽然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恢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

化乖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

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

善之機也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

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

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

惡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此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遜

正而不敢為惡以順而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

相保是能止其惡也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

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之道先當正已已一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

已為先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

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

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

察也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

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伊川唐武

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解之六三曰

李德裕處置閹宦

負且乘致寇致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政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伊川

君子同異 常變

君子同而異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乎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

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

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

同而能異耳伊川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

從耳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恒之初六曰浚

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

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

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

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交應此理之常也然為九二也三所隔則已改

其常矣初六嘗常之時知常而不世之責望故

素而至悔咎者皆浚常者也

素舊也伊川

防過

隨九五之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

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

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

為善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

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小過伊川禮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皆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不過之甚則恭為足恭哀為毀介儉為鄙悵又失其宜矣兌之

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

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

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

味甚矣豈有光也

伊川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為

悅何輝光之有

任濟大事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

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

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
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上下
皆有咎也伊川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
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
者必克濟其事而大
善上下乃可無咎

處旅困

謹小物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
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
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
大體斯免
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伊

克勤小物最
難

古人所以重
改作

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
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克
勤小物最難明道不忽於
小謹之至也

更革

守法

變法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

伊川革卦象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
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

於改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為

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
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明道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
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

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議事 言論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

荆公為之媿 屈

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

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

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

他頭也須開口

本註云如荆

須是聽其言也厲

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斯事非理所得言恃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無疑懼

毋急迫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

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

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今火臨

理勝則事明

欲了幾處人事

聖人責人常緩

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橫渠易說此以坎象而言

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未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明道先

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

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事雖多為之必

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決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隱惡 盡禮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

與孟子不與右師言

此理最好

汝輩且取他長處

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

也伊川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不訕上 不毀短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明道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

之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

長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况前輩乎

近思錄卷之十一

以與孟子不與

吾長於不表其大夫

不嗜土 不與

此與本職言同竟

見其所以與孟子不與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聖教

濂溪先生剛柔善惡一章係通書師第七朱解並載性理四書聖

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

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

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教人循循

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不

聖人之道如天然

學者須是深思

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
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
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伊川道固不外乎日
用常行之間在聖人
無事乎思勉耳天子設教固常人
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孔子教人不
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
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
思之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
通而未得之意悱
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
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遠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
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啓發於
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方得必沛然而

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
亦正人好問之心也伊川此又誘
進初學之道

訓蒙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生能食則
教之以右手能言

則教之唯諾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

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

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

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
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者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

不得令作文
字

書札於儒者
事最近
王雲顏柳輩
誠為好人

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伊

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慾所隔溺外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雜矣憂子

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

長其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

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

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

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

處足知喪志也明道王右軍羲之虞太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

是以教以聖
人事

言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益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

於此以失其操存之本也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

聖人事無本作毋說見曲禮視與下同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

妄之道也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

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

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

兒且先安詳恭敬伊川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人

教小童亦可取益已絆已不入一益也取益謂有益於

已絆率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猶數

數也了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
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世學不
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
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
病根嘗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
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
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
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
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

只為病根不
去

理常勝橫渠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
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
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小大學 小大教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
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
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
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
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在
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士農不易業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文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使自此成德後之人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伊川先生設教養之用
於修已而緩於干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
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
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已而根本已機矣故害最甚 先傳後倦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
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君子教人有

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則
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
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曰蓋君子教
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
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洒
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小大理無大小故隨其所
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
別前段程子之說却說洒掃應對
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身教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
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近思錄卷十一

教習子

五

四百四元

立言欲涵蓄
意思
論語說句句
有味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土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
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
謹畏反觀內省已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
而後人心慰滿
得所矜式也
無所事也伊川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

言教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
○朱子曰近看伊先生論語說句句有味不可
以為常談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
而忽之也
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

自得之功而亦
且輕視之矣

舞射詩禮樂之教

舞射便見人
誠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

舞射者所以

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已也

自洒掃應對上

明道洒掃應對即是教之天下

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
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
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
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

與於詩也

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

其逸志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

是不得立於禮也

禮所以敘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

有立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

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

也

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情性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

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

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

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伊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

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

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

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

明道

禮教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明道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

此等詩其言簡奧欲別作詩略言

學禮便除去
世俗一副
便自然洒脫
退讓以明禮

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

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

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橫渠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

有所據依而自守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

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樽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

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

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慢忽樽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

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

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 **文化章末**

